

◎陈宁波

蜂蜜粽子、猪血面皮、羊肉泡馍、甑糕醪糟，独具特色的西府美食琳琅满目、香味诱人，让人一时不知如何抉择。浑厚的嗓音、精湛的技艺，一场秦人风味的演出，即将拉开帷幕。

由于从小在祖父的耳濡目染下，我对秦腔情有独钟。小人书、弹珠，童年时小伙伴奉为至宝的这些东西，却难以吸引我的注意力。祖父出身梨园，基本功十分扎实，无论是须生的耍帽翅，或是反串女性的甩水袖，他都拿捏得恰到好处。祖父上年纪后，便渐渐地退到了幕后，但他对秦腔的热情却从未减退。从我记事起，祖父便带着我到各处看戏，无论论草台班子还是专业剧团，我们都乐在其中，仿佛秦腔就是天地间最美的旋律。

祖父虽已辞世多年，但他带给我的秦腔记忆、秦腔情怀却已深深印在了我的骨子里。周末闲来无事，我便跟着看戏队伍，前往附近的“大窖”中看戏。为何称为“大窖”，因为此处闲置多年，面积很大，四面高中间低，每逢下雨时，雨水排泄不畅，很像水窖，故称之为“大窖”。周六晚上“大窖”挂灯，秦腔表演正式拉开帷幕。虽说这次表演队伍不是易俗社、戏曲研究院等专业剧团，只是自乐班组建的草台班子，但在八点开戏之前，戏台的四周已经围满了忠实的观众。

八点准时开戏，随着灯光亮起，帷幕缓缓拉开，丑角简单地报

幕过后，一位面色严肃的中年男子出现在了舞台的中央。他的身旁还站着四个护卫，他的前方，则坐着一个着凤冠霞帔的女性，女性周围又依次站着几个侍女。板胡与扬琴的前奏过后，只听中年男子用铿锵有力的嗓音唱道：“王朝马汉喊一声，莫呼威往后退，相爷把话说明白。”刚一开口，台下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演出剧目是秦腔传统戏《三对面》，这出戏也是我最喜欢的秦腔唱段之一。刚正不阿的包拯，面对强权，坚持真理，上演了一出为民除害的好戏。

尽管已经立秋，但是炎夏的余威还未散去。舞台下，人们手挥蒲扇，认真看戏。舞台上，演员们卖力表演，汗水湿透了戏服，弄花了脸上的彩妆，但他们文戏武打的表演却一点也不含糊。每一句戏词都精准无误，每一个动作都干净利落。夜渐渐深了，当戏台周围的小摊逐渐安静时，戏台上的表演依然在皎洁的月光下继续着。谢幕的音乐缓缓响起，表演随之结束，意犹未尽的人们在归途中依然讨论着剧情。

茫茫月色下，我翻出了刚才拍摄的视频，仔细地品味了起来。它犹如一杯浓茶，让我加深了对秦腔的感悟，对于人生也有了新的认识。

戏如人生，戏台上的故事还在继续，每个人都是戏台的主角。远方响起了熟悉的旋律，那是秦腔的召唤，那是三秦大地文化的时代新声。

老铡刀

◎李敏

蓦然回首，一些东西总是深深地留在我们的心底，真的不是刻意去记，因为从来就没有忘记！

对于生活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孩子来说，好多活动总是与庄稼、树木、泥土有关，甚至和草也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关联。比如在夏天的时候要割草，秋收的时候要背麦草，炕席下面铺的也是麦草。所以在生活中，是免不了要和草打交道的。不过，至今想起，在一切与草有关的活动中，最痛快淋漓的，要数铡草了。

铡草料离不了铡刀。铡草用的铡刀，座子是木头砍凿的，长有一米多，一头凿了眼，是拴铡刀的，中间开缝，将近一寸宽，底部掏空，不然会被草塞住的。铡刀有一只铁把，刚好能攥住，刃长一米左右，宽二三十厘米，因为铡草要磨得锃亮，看上去寒光凛凛。

那时一看到铡刀，就会想起秦腔戏《铡美案》。爱听戏的人都知道戏曲中包拯去陈州放粮，为秦香莲申冤，铡了忘恩负义的驸马陈世美。这一出戏，大快人心，人们都亲切地称包拯为包青天。后来看影视剧版的包青天，主题歌：“开封有个包青天……”听着让人热血沸腾。常常想，包拯的龙头铡、虎头铡、狗头铡一定很锋利吧。每次最爱看的片段就是，包青天大喊“开铡——”因为他又要铡欺君枉法的贪官污吏了。

爷爷和我抬出铡刀，他卸下铡刀，在一块大石板上将铡刀来回地磨，还要舀来一碗清水，不时地喷几口到铡刀上；磨一会，用拇指小心地在铡刀

上试试，看锋利了没有；要是感觉不满意，继续喷几口水，接着磨，直到满意，随后再把铡刀安上去。

这时我抬起铡刀，爷爷从身后将一捆草，放到铡刀下，我双手一用力，“咔嚓”一声压下去，草应声而断。有时要是放的草多了，老半天压不下去，惹得妹妹在一旁大笑。这时爷爷就会撕去一部分草，这样我压起来就轻松多了。

爷爷说，铡草时要高抬猛压，才能干脆利落，要是一下子铡不下去，那就费时费力。其实压的过程中，我总是胆战心惊的，老是觉得爷爷的手也在铡刀下面。他说没关系的手，你瞅准了就压，我自己防着呢，不过你要用心用眼，要是你心不在焉，目标不专一，或许真会把我手铡了。于是，我自然小心翼翼的。铡草时两个人要配合好，不然就容易坏事。铡草料时不能急，要等爷爷把草料放好后，才能压铡刀。那么锋

利的铡刀，碰一下就得流血。因为铡草料坏事的也有，有人就因为不注意把手指给铡掉了。随着“咔嚓咔嚓”的声音，我脚下铡好的草越来越多。铡刀上绿绿的汁液也顺着铡刀流下来，一会儿整个铡刀都变成绿色的了。

后来爷爷的身体越来越差，家里不再养牲口，铡刀也就闲置一旁，刀刃都生锈了。前段时间回老家，突然想起铡刀，想起曾经铡草的日子。

老铡刀，是一个时代的特殊产物，也是那些岁月中不可或缺的老物件。虽然铡草料很累人，但是现在想想也是美好的记忆。那些干农活、喂牛的岁月再也回不去了，老铡刀这些老物件也慢慢消失了，每每想起，令人无限怀念。

好想一觉醒来，就回到童年，自己还没有长大。好想回到童年，再帮爷爷铡草料，帮他喂牛。



艺文志

扶风印象

◎杨广虎



我知道“扶风”这个名字，是上世纪80年代末，当时自己上初中，暑期去贾村塬下宝平路上的金河一建筑工地当小工，也就是做些力所能及的搬砖、拉土、筛沙子等，算是勤工俭学吧。工长三十多岁，胖乎乎、笑呵呵，个子中等，但对工程要求很严格，经常身体力行，拿着尺子测算，是扶风栋梁。

我这才知道有个“扶风”，找资料一查，知道扶风是宝鸡市的东大门，因“扶助京师、以行风化”而得名。北依乔山、南望秦岭、渭河汇流、山水环抱，算是宝鸡改革开放之初比较富裕的地方。它位于宝鸡和西安中间，历史悠久、文脉赍续，交通便捷、土地肥沃；当地人头脑灵活、勤劳能干、踏实认真，搞建筑、贩蔬菜、干物流、当工匠……各行各业都有涉及，而且做得很好。

后来，去西安上大学，从宝鸡坐绿皮火车或者乘汽车行走在关中平原，经常路过扶风，但半路没有下过车。直至工作，有一次，专门去扶风看“法门寺”，没想到走到时已是黄昏，门已关闭，只好扭身去了扶风老县城。一个缩在塬上的老县城，有些寂寞地守候在关中黄土高坡。

要说真正了解扶风，还是七八年

前的一个夏天，陕西师范大学组织的一次学习考察，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扶风，扶风的另一个世界。扶风属于黄土地貌，北高南低，上了野河山生态景区，西周神话传说、盛唐贵妃历史典故、人民公社红色记忆三条脉络的文化相互交织，与沟壑纵横、树木蔽日、花草盛开的自然美景相映生辉。特别是夏季，这里空气清新、气候宜人，确是避暑胜地，在黄土台塬，要找到这么一块宝地实属不易。站在最高处，可以俯瞰扶风新县城，远眺秦岭、渭河、八百里秦川尽收眼底，让人心旷神怡。“扶风豪士天下奇，意气相倾山可移”之感油然而生。下午散步七星河湿地，竹影摇曳，河水潺潺，干净卫生、自然质朴，不是江南胜似江南。导游告诉我，在唐朝时，有位僧人在西观山顶上居高临下观望，看出七星河河床的走向形状，恰像天上北斗七星排列之形状，天象与地貌相映成趣，天上有北斗七星，地上有七星河，于是就将这条河命名为七星河。我没有从西观山顶上看过，但我相信，在关中，能有野河山、七星河山水相伴，围绕而行的县城，恐怕只有扶风了吧！关中平原自古肥沃，但风沙也较大，天旱缺水少雨，能有七星河做伴，当属扶风人之幸。

扶风还有很多人文历史遗迹和优美的自然风光，坐车路过，处处是景，景色如画。美丽乡村、现代城市，描绘出一幅幅农文旅商融合、乡村振兴、文明发展的生动和谐画面。

我忘不了在这里吃上一口美食，扶风臊子面是要啜的。我老家在宝鸡县（今陈仓区），从小是吃着臊子面长大的，同属于西府，臊子面做法还是略有不同。手工面、土菜籽油、陈醋基本差不多，大铁锅熬汤、煨臊子，我老家用的是粗瓷大碗，不用鸡汤，漂菜是韭菜和鸡蛋摊的饼切成的菱形块，辣子要红红的，吃起来香，看起来满嘴流油才好。扶风臊子面漂菜一般是葱花，也有木耳切丝、黄花菜和干豆角切段，豆腐切薄片，在油锅里炸至金黄，讲究熬制鸡汤，新鲜黄亮，不放辣子。从养生的角度来说，扶风臊子面虽说少了辣子不红，但是吃了舒服，特别适合老人、小孩。随着年纪增大，我慢慢地吃辣子也少了，喜欢上了扶风臊子面，一口气最多能啜十二碗。

在我接触的扶风人中，我感受到了他们的倔强，出门打拼、闯荡世界，时刻不忘家乡，牛一样的忍耐和执着，靠着个人努力开创着自己的事业。

苹果笑了

◎杨迎祥

周日吃完午饭，在市区散步，路遇一家水果店，苹果个大、色泽鲜艳红润。老板介绍，这苹果非常可口，是凤翔范家寨的，那里的苹果是咱宝鸡市最好的。范家寨是我的家乡，在市区听到水果商贩的赞美，感到十分受用。我对苹果有着特殊的感情，它是我喜欢的水果，我对它的挚爱历史久矣。

记得七八岁时，我跟爷爷奶奶住一个窑洞。冬天的一个晚上，临睡觉前，奶奶忽然打开箱子，从里面取出一个很大、黄澄澄的苹果，我顿时感觉整个窑洞都亮了，爷爷把苹果切成几瓣，我吃得特别开心。时过四十多年，依旧记忆犹新。金灿灿的苹果，挥之不去的甜香味道，每次想起，我感觉我住的窑洞都是敞亮的，我的童年也很快乐。因此我也非常喜欢苹果，虽然生产队有个苹果园，也请了眉县的技术人员作务，但我终究没有吃到好吃的苹果。

时光荏苒，斗转星移，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过我的家乡。1985年范家寨乡政府号召群众种植苹果树，我的父亲带头栽种，那时苹果树以秦冠为主，也有从日本引进的矮化富士树种。在家乡人民的辛勤作务下，春华秋实，满树红苹果。我那时正读高中，每次回家，都要去苹果园看看可人的苹果。看着又大又圆的苹果，我的心中被苹果丰收的喜悦填得满满当当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。家乡父老

的生活从此就像金灿灿的苹果，红红火火。

春天，出凤翔北门，几十万亩苹果花开，粉色的、白色的、红色的，鲜花热烈盛开，花海春波荡漾。人们勤劳地疏花、疏果，套袋、施肥。秋天，果实累累，喜人的苹果压弯了树枝，笑盈盈的一排排、一行行，满眼的丰收，满眼的喜悦。父亲在苹果上还贴了喜、庆、富、贵的字样，更是锦上添花。范家寨因地处北山脚下，昼夜温差大，光照时间长，种的苹果以含糖量高、个大、色泽好而闻名。丰收时节，操着不同口音的各地客商云集，再加上帮忙采摘果子务工的、介绍收购苹果的经纪人、信用社下乡揽储人员和大大小小的各种车辆，家乡几乎成了一个热闹的集市。过去，只有北乡人去南乡务工，由于家乡的苹果出了名，吸引了大批凤翔城南富余人员来北乡打工。家乡人民扬眉吐气、笑容满面地走上了勤劳致富的康庄大道。范家寨一改落后面貌，旧貌换新颜。

夏天，沿着凤范路向北而行，路两旁是挺拔笔直的白杨树，形成了一个林荫大道，两边是繁盛的果园，在路边，你会发现蝴蝶谷的指示牌。沿着笔直的大路，就来到了老爷岭脚下的蝴蝶谷，那里是天然氧吧，空气清新，成千上万的各色蝴蝶翩翩飞舞，那小桥流水、白云、泉水清冽，那里小桥流水。这些其实都是家乡的苹果花盛开后的故事。